

# 宇宙正在更新重组

# 天文学前所未有大发现 物质以极速消失于黑洞



NGC4214星系爆炸重组情况

宇宙中有上千亿的星系，有的在解体，有的正在重新组合。

美国巴克里加州大学的天文学家，在过去两年，利用一部名为克斯曼自动成像望远镜，在附近星系中寻找超新星。这部机械望远镜每晚浏览一千个星系，寻找那些在地球五亿光年以内的超新星。直至现在，已经发现了七十颗正在爆炸的超新星。

两个星系相互碰撞的现象较为常见，但美国太空总署在99年11月份，用哈勃太空望远镜拍摄到多个星系碰

撞的现象，令天文学家非常惊奇。太空总署的宾尼博士 (Dr. Kirk Borne) 指出，这次拍摄到的是属于一种称超明亮红外线星系，在这星系群内，超过二十四个星系相互碰撞。这星系发出非常明亮的红外线光辉，比银河系还要亮一百倍。

美国太空总署还拍摄到MS1054-03星系群结合的情形，这群星系离地球约八十亿光年，是发现的最远的星系群之一。科学家指出，这星系群内的碰撞频率很高，这是在其他星系很少看到的，星系碰撞后会产生巨大的星系，而整个过程需要十亿年才完成。

科学家指出，从这些星系碰撞，可以观察宇宙内的巨大物体怎样从较小星球结合而形成。

资料表明，我们这个宇宙正在更新、重组。

美国天文学家发现了一个新星级黑洞，或许可以让天文学家看到物质以极速消失于黑洞的过程——某种前所未见的东西。

据世界日报报导，两组互不相属，但利用美国亚利桑纳州同一座天文望远镜工作的天文学家，去年首次观察到这个黑洞的作用，当初，他们被该区域爆发大量X光线的现象所吸引。这些天文学家研判，这个黑洞似乎有一个体积小于太阳的普通星体为伴，在逐渐接近的过程中，黑洞不断自该星体吸收巨大的气体重力能量。科学家发现，物质解体产生的加速度和不稳定状态导致X光线大量爆发，并造成明亮的可见光源，产生俗称的新星。气体由上述星体转移到黑洞四周圆盘状物质的过程产生能量。

天文学家指出，这个黑洞是一颗巨大星球爆炸后残余的紧密体，质量

大约是太阳的六到十倍，成为少数这类星级黑洞中的重量级黑洞。但与质量为太阳百万倍的庞大黑洞相比，它又是小巫见大巫。天文学家在即将发表于科学期刊「天体物理学杂志」的一项报告中指出，这个新发现的物体距离地球相对而言非常近，且两者之间没有尘雾，在这种情况下，它可以充当天文学家研究星级黑洞的「核心」。

天文学家指出，这个黑洞距离地球大约五千光年，位于银河系多数星群和星际尘状物所在的面之上。前述两组天文学家分别隶属麻州剑桥市哈佛史密斯天体物理中心，以及图森市近郊的惠波天文台，大部份观测工作透过后者的MMT天文望远镜进行，部份光源测量工作则是利用亚利桑纳州葛拉罕山的梵蒂冈先进科技天文望远镜进行。

# 我为什麼不能保持沉默？

我在网上写帖批评镇压法轮功，有朋友劝我，我这样说话有什么用？我不是法轮功信徒，我连一个法轮功的人都不认识，如此批评当局，除了可能惹点麻烦以外，有百害而无一利。中国的事情，该变的时候自然会变，不到变的时候，人微言轻说了是一点没有用的。还是保持沉默吧。镇压法轮功，碍不着我一点点事。为什么不沉默？

我知道。我明白这个道理。可是我却无法保持沉默。

让我先告诉朋友们一件小事。

文革初，1966年的夏天，我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从此，“思想反动”这个头衔就没有离开过我。近二十年来，我很少和别人说起文革中的经历和所见所闻。有一次，很偶然地，和几个美国朋友说起了文革。我的老师，一位年纪比我大得多的女士，在旁边静静地听着。后来，她特地来跟我说：“这么说，你是很幸运的。上帝让你受苦，你就没有像你的同学一样，去抄别人的家，去辱骂你的老师，去殴打长者。回顾过去，你现在的内疚可以少一些。可见上帝是厚待你的。”

我很幸运？这个说法使我感到意外。老太太后面几句话更使我吃惊。她一脸歉意，神色凝重地又说：“I am sorry! (我很难过!) 那个时候，我们竟然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你们在那样地受苦。当你们受苦的时候，我甚至没有能为你们向上帝祈祷。我感到非常难过。”

这位女士是很普通的基督教徒。我们在文革中的经历，和她会有什么关系呢？在我们看来，当然毫无关系。至今我还是认为，任何一点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在她看来，是有关系的。这个关系就是，当一部份人类在受苦的时候，她居然一无所知而无动于衷，她为此而感到Sorry(难过)。

我了解这个老师。我丝毫不怀疑她的诚实和真挚。

我以前一向认为，我是文革的受害者。在十年文革中，我没有伤害过任何人。而那些打人骂人抄家的人，那些迫害别人的人，他们是施害者，他们应该忏悔。

我们对文革反思了二十年。有学者说，我们需要一场灵魂的拷问。还有人说，我们需要全民族的忏悔。可是，怎么拷问？怎么忏悔？我们到处找拷问，到处求忏悔，结果却什么也没有找到。我们发出叹惜：中华民族是一个不会忏悔的民族。这片土地上，明明有那么深重的苦难，明明有那么厚重的罪恶，抬头四望，拷问在什么地方？忏悔在什么地方？

这位美国女士的一声“Sorry”使我想了好久，我突然想通了一个道理：我不是没有什么可以忏悔的！很多过去忽略了镜头，突然浮现出来。很多已经淡忘的细节，突然清晰如在眼前。

我曾经那样热情地呼喊过万岁万岁，那样狂热地叫嚷过打倒打倒，那样卖力地摇动红旗，挥舞小红书，上街游行。我曾经那样笃诚地相信，那些给揪出来的人，都是应该“横扫”的牛鬼蛇神，就是给打死了，也是活该。“红色恐怖”的氛围中，有过我的一分力气，尽管那是在66年夏天成为反革命以前的短短的日子里。

那么后来呢？当我得以“平反”以后，文革还有九年的时间。我却对依旧在牛棚炼狱里的人熟视无睹。我随着大流，参加过无数的批斗会，一起喊过打倒，喊过批倒批臭，喊过“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学校围墙旁的一排平房是“牛棚”，校长老师关押在那儿，白天黑夜都传出打手们的朗声呼叫和“牛鬼蛇神”受刑时的凄厉哀号。我们每听到，只是赶紧走开，离得远远。

曾经教过我的老师，因为被剃了“阴阳头”（年轻的网友，如果不知道什么是阴阳头，请问问您的父辈吧。），包着难看的头巾，低头曲背

地打扫厕所和走廊。当我和她面对面地相遇，我无数次地只当没有看见。我居然一次也没有给她一丝慰问的笑容，我居然连一个表示安慰的眼色也没有过。

当我们离校下乡的时候，学校的牛棚里还关着老师，走廊上还有牛鬼蛇神在打扫卫生。我没有想过要和他们中的任何人告别，以后也从来没有关心过他们的下落。一直到最近我才打听到，他们中后来还有人自杀，有人出逃失踪，有人终身伤残。可是多年来，我竟对此无动于衷。

如今，二十多年后，一位陌生的美国老人的Sorry使我寝食难安。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会对教过我的老师的命运，那样的冷漠，为什么会别人的苦痛那样地麻木不仁？

对于这位女士来说，当人类的一部份受害的时候，如果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在上帝面前，我们就都是有罪的。面对着别人遭受的迫害，如果我们无动于衷，我们在上帝面前就是罪恶的“同谋”。

正是这种“同谋者”的罪感，使得他们时时反观自己的内心，常常反思自己的过去。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灵魂的拷问，民族的忏悔，是不能寻找的，是不必寻找的，拷问和忏悔只存在于自己。多年致力于研究文革受难者的王友琴女士说过：忏悔是一种精神境界。忏悔是一件完全属于自己、属于个人的事情，是一种类似于宗教信仰的行为。

回顾文革浩劫，面对文革中失去生命、失去自由、失去家人、失去青春、失去爱情、失去造物主公平地给予每个人的道德心、失去外在的前途和内心的光明的无数无数的人，朋友，让我们默默忏悔吧！

正是这样的忏悔，使我认定，如果我再一次遭遇文革，如果我再一次面对别人无辜地受迫害，我不会无动于衷了。如果“红色恐怖”再一次笼罩头顶，我祈求全能的上帝，给我以聪明和智慧，让我分清善恶，给我以勇气和力量，让我的膝盖不要弯曲。

今天，中国二百万法轮功信众的

法轮功学员遭毒打



一个赤手空拳的老实人被暴徒用殴打；一个无辜的家庭被红卫兵抄了个底朝天，还要对被株连的家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一个纯真的孩子被恐怖分子绑架了；一个不幸的妇女被坏人强暴了。这些例子中的受害者是否是暴力的？是不是自然而然地算作参与了暴力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否则答者该好好检查一下自己的头脑是否还有正常逻辑、以及人性和良知是否还保存在自己的心脏细胞里了。

那么，一个政权要搞政治运动，一个国家领导人要通过政治运动达到自己的什么政治目的，被这场政治运动迫害和牺牲的老百姓们为什么就必须被贴上政治标签呢？上面那几个问题中的受害者如果不甘白白受害，坚持去伸冤、上诉，难道他们就算是闹事者、对抗政府搞政治、会危害社会稳定和大众幸福吗？

在当前政治迫害中，你能真正善良地对待法轮功吗？诚实地对待自己的良心？是法轮功参与了政治，还是政治野心家和权欲狂想利用法轮功？

遭遇，和文革中无辜的“牛鬼蛇神”的命运何其相似。我知道，此刻中国的事情，说什么也没有用的。我不是为了有什么用才说的。但是，如果因为没有用而谁也不说，越权滥法的施害者岂不是更可以肆无忌惮？如果我们此刻默默无声，以后我们有何脸面谈读书做人，谈什么民族的忏悔，灵魂的拷问？

这就是我不能沉默的原因。

(文/包谷)